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七至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史記正義卷七

唐 張守節 撰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籍秦昔反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燕烏賢反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子國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

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櫟音藥逮音代）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

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守音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通謂梁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為羽使懷王）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

紉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揚州）未能下（下胡家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矯紀兆反名平從廣陵渡京口注至吳詐陳王命拜梁）拜梁為楚王

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被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

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

當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為于偽反於是項梁然其言

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盱況于反眙以之反盱眙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亢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子余反軍救東阿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春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下使色吏反趣音促）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括地志云僕州雷澤縣本漢郕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齊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軍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

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雝丘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内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溝故名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

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漢碭縣也在宋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

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吕臣軍自將之以吕臣為司徒以其父吕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髙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説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别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

留四十六日不進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河餉王離項羽數絶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齎三日糧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顔監説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義雖知送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絶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爲長濟河絶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家多不委曲説之也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

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
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
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很如羊（很何懇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
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
食芋菽軍無見糧（胡練反顏監云無見在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

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枝音之移反梧音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

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漯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走音奏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

令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縣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二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括地志云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國地也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名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

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胡郎反到新安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三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

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

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

也急擊勿失楚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

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

韓王送沛公為于偽反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

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
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
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
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
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
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

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直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瞋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自賜反項王按劒而跽曰客

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

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
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脱身獨騎與樊噲
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
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
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脱身獨去已至軍矣項

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

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鋭首事暴露於野暴蒲北反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廢丘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廢丘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

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去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土以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從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為

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百二十二里本六國偃姓皋繇之後所封也黥布亦皐繇之後居六鄱君吳芮鄱作番音婆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狹居至魯隱公徙蘄音機義帝柱國共敖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江陵荆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

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從齊王田市為膠東王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邱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陳餘棄將印

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孟康云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九郡都彭城彭城徐州縣漢之元年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

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入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

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横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

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令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歛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

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湖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走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括地志云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莨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其西行

至一千二百六十里者矣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為于偽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

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為漢將兵居下邑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

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皋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三城耳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

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上如字下音寺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鬬髏山在盧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北山之陽後佐項羽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李斐云天子車以黄繒為蓋裏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

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駡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隂侯兵欲渡河南

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内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積上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𣲖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横絶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壍遂號東西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顔師古云

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

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説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説項王曰彭越彊

刧彊其兩反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阬者東至睢陽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

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興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

為平國君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郡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遺唯季反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太康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

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傅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黄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為于偽反則楚易敗也

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至垓下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洨音户交反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匽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九江郡壽州也楚考

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負芻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為北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乎按顏說是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馬名騅音佳顧野王云青白色也釋畜云倉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

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和音胡卧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數色庾反行胡郎反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其倚反凡單乘曰騎後同麾麾亦作戲下同乎危反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屬音燭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律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

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火故反馳下漢軍皆披靡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

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黄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音奇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

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户吾為汝德（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

為中水侯（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為杜衍侯（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封呂勝為涅陽侯（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地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括地志云項羽

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

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平皋侯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皋縣按他音徒何反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

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顔師古云背闗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

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正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八

唐 張守節 撰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母曰劉媪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日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

時死小黄城後於小黄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黄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顔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强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説蓋無文馬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産高祖高祖爲人隆凖而龍顔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胷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成圖云赤帝體爲朱鳥其表龍顔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歳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

呼為魘而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喜許記反施尸豉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色慢云上音館下音官恣意故縱觀也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

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詘（音丘忽反）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飼之國語云圃中童子無不餔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

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音館下同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音官顔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

皆亡之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被加也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

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吕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

沛令守諸侯並起令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

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戚括地志云沂州臨沂縣有漢戚縣故城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

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音剛又苦浪反 括地志云亢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括地志云二人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

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括地志云故相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楚縣也項梁號武信

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濟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别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黄河言秦軍北阻黄河南鑿溝引黄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黄在雍邱東外黄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

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

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乗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令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地里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

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並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

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守音狩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

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與地志云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

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闘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郄書初至霸上戰之

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

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北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降軹道旁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屬之欲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

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名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闗者王之吾當王闗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

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令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内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

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

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

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董翳為翟王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在黄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號殷王都朝歌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

敖為臨江王（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户四月兵罷戲下（戲音麾許慎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韋昭云杜令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也）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

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跂音丘賜反說文云跂舉踵也司馬彪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趣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

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上音悅下音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 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

廢邱而遣諸將畧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髙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北城王陵所築因名也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

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以義帝死

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南收三河士發關内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務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

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兗州曲阜也出胡陵地里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

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
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
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
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
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
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
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

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今蒲州也）太原（今并州）上黨（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

（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皐）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

梁子兼號曰葉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

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

廣並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挑田弔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黄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汜音祀在成皐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

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懐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隂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

不信天下所以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行寒孟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

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觧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今壽州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

迎之武王行屠城父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蓼侯孔熙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復侯富反乘猶登也進也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

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畧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

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汜音敷劒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曹州濟陰縣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洛州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

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

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

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黄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

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

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鄉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也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柏人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

櫟陽因更命酈邑曰新豐作麗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麗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令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

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軍曲逆張春渡河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黄河之東王莽時乾令濁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爲水所衝引河入深州此王莽河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因枯也擊聊城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爲齊地秦漢皆爲東郡之聊城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

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

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别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名

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

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漢將别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别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

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絶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刧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

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劔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吕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宫四日不發喪

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户民令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令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内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己巳立太子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

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已字者妄引漢書云已下者非至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

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

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

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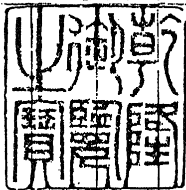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

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

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

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

縣葬長陵



史記正義卷八